

爸妈的小菜园

钟凤军



爸妈在院落里种着一块小菜园，这小菜园在偌大院子里的西边位置，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面积。每年春季开种的时候，爸妈会提前把院外的粪肥弄回到院内的地里，遇到粪肥不够用的时候，就向邻居们买一车，以保证肥料足够使用。开种时，爸爸联系耕地的师傅来耕地，耕过地后就开始整理菜畦子，那菜畦子被爸妈整理得方方正正，每年如此。

每当我回去推开大门的时候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

番生机勃勃的景色。首先，映入眼帘的是那整齐的菜畦，进入菜园，蔬菜还真不少，有豆角、辣椒、茄子、冬瓜、黄瓜、大葱、玉米等，各种蔬菜在这里争奇斗艳，奋力生长。

那豆角像长长的链条，连接着丰收的希望，诉说着大地的慷慨与壮丽；那辣椒像是燃烧的火焰，在菜畦中绽放着热烈的光彩，彰显着生命的力量；那茄子就像穿着紫袍的胖娃娃，饱满修长的身軀，仿佛是大

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；那冬瓜好似一个胖胖的小娃娃，圆滚滚的，十分可爱；那大葱像绿色的利剑，直指苍穹，展现一种豪迈之气；那黄瓜藤沿着架子攀爬，像是绿色的小蛇在探索未知；那粗壮的玉米秸秆像挺拔的卫士，守护着这片肥沃的菜园地。

菜园宛如大地铺开的绿毯，一垄垄的蔬菜是绣在上面精美的图案。阳光倾洒在菜畦上，给每一株蔬菜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清晨的露珠挂在菜畦里的菜叶上，宛如晶莹的珍珠。这就是爸妈开辟的一个小小的菜园，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、嫩生生的，很是让人喜欢。小菜园长势这么好，离不开爸妈的悉心照料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……爸妈每日的悠闲时光，大多在摆弄着菜园里的蔬菜。

爸妈的菜园，似乎从不缺少儿孙们喜欢吃的蔬菜，菜园虽小，却五脏俱全。每逢知道儿孙们要回来的时候，爸妈就早早地把菜采摘好，剥掉腐茎烂叶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“院里的菜又该摘了，你们回来吗？”爸妈总是给我们打电话催促着。

等回到家后，看到爸妈早已把菜分成几份摆放到大门洞里，我总是感慨，这一份份菜里都是沉甸甸的关心、牵肠挂肚的疼爱，说不出的牵挂。

爸妈种的蔬菜虽然比不上山珍海味，却总能让我暖入心底。每当我吃到爸妈种的蔬菜，心底里便会涌起无限温暖。

随着爸妈年龄的增高，他们基本干不动活儿了，我们姊妹三人常劝爸妈少种点或别种了，可他们总是放不下那块小菜园，那块充满真情与暖心小菜园。

有人说：小菜园是爸妈的孩子，能够相互给予，相互宽慰。也有人说：小菜园是爸妈的歌，每一个角落都留着他们的足迹，所以说，读懂了爸妈小菜园的含义，也就读懂了他们的爱与心意。

夏日的乡野

王振其

老家初夏的乡野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

青砖黛瓦的村落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怀抱中，清晨的阳光照在瓷瓦上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与淡青色的外墙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光影在瓦楞间编织出立体的韵律，云影游移间，整个村落仿佛浸泡在琥珀色的光晕里，散发着诱人的烟火气息。屋檐下垂落的蛛网沾着晨露，路边的艾草随风摇曳，随处绽放的野花开得有些羞涩，像是怕惊扰了乡野的宁静。

沟川坝田里，整齐的玉米犹如列队的士兵，笔直地伫立在田野间，叶片上的晨露折射出细碎彩虹，与禾苗倒影交相辉映。

老乡的草帽挂在田边的树杈上，随风轻轻晃动，帽檐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。老乡弓着腰挥动着锄头，小心翼翼地侍弄着禾苗，生怕惊动了这些幼小的生命。他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那是阳光和风霜共同的作品。他的眼睛却很亮，映着禾苗的绿色、天空的蓝色、土地的褐色。渐渐地，他那古铜色的背上渗出了盐霜，汗珠坠入泥土的刹那，仿佛在吟诵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诗经。麻雀偷吃谷粒，却把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句子撒了满地。这时，一群不知名的小鸟从茂密的松林里惊起，扑噜噜掠过坝田，翅间撩起细碎的风声，在寂静的乡野里格外清晰。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，又似乎以另一种方式流动着。



禾苗在生长，昆虫在鸣叫，鸟儿在飞翔，云在流动，光在变幻。一切都在静默中发生，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完成。

云絮在天空中舒展成水墨长卷，积云边缘被阳光镀上金边，卷云则如棉絮般轻盈飘散。远眺，黛青色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山脚下零星的大柳树如同大地的句读，为这幅乡野诗画标点停顿。从翡翠绿的坝田到青砖黛瓦的民居，再到雾霭蒙蒙的远山，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农耕文明与自然节律的和谐共鸣。这和谐不是刻意为之的造作，而是千百年来植根于此的人们与土地相互驯服的结果。他们知道何时播种，何时收获，知道土地的脾气，知道雨水的性情。

几株大树散落在原野上，枝干使劲刺破天际，树冠在风中舒展成伞盖。它们像是乡野的守望者，见证着季节的更替、时代的轮回。

黄昏，乡野的天空被晚霞染成了金红色，老牛悠闲地归家，倦鸟也纷纷归巢。此时，牵牛花轻轻吟唱，向日葵低头沉思，一天的喧嚣在此刻沉淀，带来无尽的宁静与温馨。

夜幕像轻柔的纱幔缓缓垂落，笼罩着村庄。暮色中的山峦起伏如黛，田埂间跳跃的溪流也躲进了暗处。萤火虫打开灯笼，蟋蟀在草丛中低声吟唱，青蛙在田埂上呱呱作伴，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在这里悄悄奏响。

夏日的乡野是一幅充满田园诗意与宁静氛围的农村画卷，但在宁静之下，是永不停息的生命律动。

母亲晒的苦瓜片

柳仁强



周末，母亲从老家打电话说：“趁这几天天气好，我晒了一些苦瓜片，你有空来拿去。”我才想起又到了吃苦瓜的季节。

前几年，我患了高血压、高血脂等慢性病，每年这个季节母亲都要为我晒一些苦瓜。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用苦瓜片泡水，来度过炎热的夏季。

还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家屋前房后种有很多苦瓜。苦瓜叶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。苦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，总有蜜蜂在花上采蜜。到了盛夏季节，苦瓜藤上结满了青色的苦瓜。苦瓜皮是绿的，里面的瓤和籽是红的。过熟的苦瓜红得像玛瑙、热血。当我掰开时，两片像船一样盛满了鲜红欲滴的瓤和籽瓜时，那红色的瓜瓤十分诱人。我情不自禁用手扣一些瓜瓤放入口中很甜很甜，像尝了一块糖，可苦瓜肉呢，还是苦得皱眉头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每年夏天，父亲总会炒上一盘苦瓜，一筷子入嘴，嚼得汁液四溢、脆脆有声，夹上一片诱骗我们说：“吃一片？清爽脆嫩，最降火啦！”我连忙捂住碗口，连连拒绝。此时，母亲会说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！”其实我和姐姐、弟弟都不爱吃苦瓜，都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，那时候吃苦瓜，都觉得太苦了，不好吃，也不懂母亲说那话的意思。

小时候。我不仅不喜欢吃苦瓜，还不想干苦力。但那时候的农村总有做不完的苦力活。我记得每年的暑假，我们几姊妹都会被父母安排满满的农活。我每天差不多六点多钟起床，那个时候真困啊，眼睛都困得睁不开，然后，就随父母到稻田里薅“二道秧”。

此时水稻已经长高，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，如果杂草除不及时，将会影响到水稻的产量。薅“二道秧”要用手在水田里拔杂草。一般都穿长

袖防止水稻割手，但是脸上就难免了。这个活既要用力拔杂草，又要一直弯着腰，很是吃力。脸上被秧苗割得辣乎乎痛，汗水和露水侵入眼睛难以睁开。

天气很炎热，最盼望的，就是薅到了田坎上，如果田坎旁边有树，就猫到树荫下凉快一会。树荫真凉快啊，吹着小风，真的不想再去太阳底下干活，直到父母喊我，我才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很不情愿地下田拔草。

薅完秧后，到了收烤烟的季节，接下来的活路就是采摘烟叶。天刚亮，我们一家人就带着竹篮子、背兜等工具去地里摘烟叶。在烟地里，烟叶挂满了露水，我们弯着腰，一行到头浑身就已经被露水浸透。阳光照在黄绿色的烟叶上，只要有点风，就会让人浑身冰冷，直打哆嗦。摘完烟叶后我们肩挑背驮地把烟叶运回家。一般中午十二点才回家。吃过中饭后就开始继续烟，烟缠完后又要上炕，摘烟叶的那一天活又脏又累，骨头像散了架。

水稻成熟了，父亲扛着重重的秧兜和扁筐来到稻田里，扁筐放在秧兜上形成一面挡墙。母亲和姐姐及弟弟挥着手中的镰刀割着沉甸甸的稻谷。我和父亲每人拿一把稻谷在秧兜边沿有节奏地打谷子，不一会，秧兜就满了，用撮箕把谷子撮到口袋里装好。在放活路时，还要每人背几袋稻谷回家。一天下来，又累又饿，满头满脸都是稻草那个灰，渴得嗓子冒烟。

那时候，我总觉得我们家总有干不完活路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姐姐就要地里割猪草回来还要煮饭，弟弟要到山坡上放牛还要割捆牛草，我要到山上砍柴回家还要到水井挑水，我家房屋四周都堆满了木柴。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父母不让我们闲要，总有让我们干不完的农活，让我们吃更多的苦，培养了我们从不睡觉的习惯，培养了我们能

吃苦耐劳的本事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
成年后，我才慢慢懂得母亲说的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！”的道理。

后来，苦尽甘来。我考上了学校参加了工作，家庭条件也越来越好，竟渐渐忘了屋前那些苦瓜藤。但是，母亲依然保留种植苦瓜的习惯。

只是随着年龄增长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吃了不少生活的苦，苦瓜在我心里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，才没有以前那么厌恶苦瓜。前些年体检中我出现高血压、高血脂的代谢综合症，医生说除了服药外，可以用苦瓜泡水喝，对我降血压、血脂很有帮助。于是，老婆常常从菜市场买一些苦瓜来，做凉拌苦瓜、鸡蛋炒苦瓜等吃法。从此，苦瓜便成为我最喜欢的美食。

十年前，母亲得知我患有高血压。每年的夏天，天气好的日子，母亲会把自家种的新鲜苦瓜切成薄薄的片，均匀地摊在竹筛上，搬到院子里向阳的地方晒。苦瓜片起初还带着水润的青绿色，被太阳晒得渐渐蜷缩起边儿，颜色也慢慢沉淀成深绿，最后变成带着点褐黄的干片，院子的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清苦香。

母亲每次给我送干苦瓜来，总是叮嘱我少喝酒，多喝苦瓜水，说这苦瓜片用处多，泡水里喝能败火降血压和血脂，炖肉时放几片能解腻，甚至还细心地用棉纸把那些苦瓜包好。我看着她一片片小小的苦瓜片，我心里知道晒进去的是阳光，藏着的却是母亲的耐心，还有对我最温暖最朴素的爱。每次看到它们，就像看到母亲在院子里翻动竹筛的身影，就会想起那些年我们家吃苦的艰难日子，心里暖乎乎的。

前些年，老家的房屋和土地被征收，勤劳一生的母亲闲不住，她在已经征收未用的土地上种植一些蔬菜，每到赶集市的一天，母亲都会背一

些蔬菜到集市去卖。我曾经试着劝母亲不要再种蔬菜，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她说我身体还可以干活，还说种菜就是锻炼身体。我拗不过母亲，只好随她愿。

几年过去，如今母亲已七十大几，我每次回老家都劝她不要再种那么多菜，不要太辛苦，实在要种就种一些葱葱蒜蒜、芹菜等不需要更多体力的蔬菜。母亲也采纳我的意见，不再种植高强度体力的蔬菜，只种植一些“要要”蔬菜。但母亲每年都要种一些苦瓜，每年都要为我晒一些苦瓜片。

去年夏天我回到老家，母亲的菜园里的苦瓜藤依旧茂盛。母亲却对我说：“晒苦瓜要到六楼的水泥板上去晒，现在老了，爬六楼都爬不动了。”她又对我说：“趁这些年身体还可以帮你晒一些苦瓜片，可以一直晒到我走不动为止！”我没接话，低头翻着那些渐渐蜷曲的苦瓜片，忽然发现它们像极了母亲手上的纹路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阳光的温度。阳光照在母亲浓密的白发上，我心里明白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原来一直都在，一定要珍惜父母健在的日子。

今年初，我在母亲的菜园里，向母亲要了几根苦瓜秧带回县城，把它们栽在自己家楼顶的花坛里。我还特意将苦瓜搭了一个架子，希望它能够像小时候老家那些苦瓜能够枝繁叶茂，开花结果，很期盼能够品尝自己种植苦瓜，也希望自己能够晒一些苦瓜。

但事与愿违，那几根苦瓜虽然也爬上架子，也开满了黄花，但就是一直没有结出苦瓜。而母亲那些同批的苦瓜秧却结满了苦瓜，并且已经成熟。从比较中我才明白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时才懂，母亲每年晒的那些苦瓜片，得用多少鲜苦瓜，得爬多少趟楼梯，得翻多少回竹筛？那些曾经被我视理所当然的付出，原来浸透着母亲多少心血。

客厅茶几上玻璃罐里的苦瓜片又快见底了。我挂断母亲电话后，窗外的阳光正好，我仿佛看见竹筛上的苦瓜片正在轻轻舒展，而母亲的爱，正顺着那些阳光的脉络，一点点漫进岁月的肌理里，清苦又绵长。我仿佛觉得这个夏天不太热，连空气都像母亲晒的苦瓜一样回甘的甜。

姥爷的骡子车

安静

晨光斜斜爬上土坯墙时，总能听见姥爷弓着背给骡子套挽具时铜铃铛碰撞出的清脆声响。车轱辘上经年累月的桐油泛着温润的光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“吱呀”声，混着骡子偶尔的嘶鸣，是我童年最熟悉的起床曲。这辆早已消失在岁月里的骡子车，藏着祖孙间最绵长的牵挂。

车轱辘的木头是姥爷亲手挑的，纹理像流动的河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腊月不再熬油，桐油斑驳的车辙渐渐露出干裂的纹路。但姥爷仍会用干布反复擦拭，像是抚平岁月的伤痕：“老伙计，再撑几年。”骡子嚼着干草，铜铃铛随着它的咀嚼轻轻摇晃，那声音依旧是我童年的催眠曲，只要听见这细碎的声响，就能在车厢里安然入睡。

去农田的路，是独属于我的“摇篮曲”时光。姥爷总在车板上铺一层新打的麦秸，松松软软像云朵。我躺上面，看天空从灰蓝变成澄澈的浅金，看棉花糖似的云朵慢慢悠悠掠过树梢。骡子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车轴碾过碎石子，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轻响，和着脖子上铜铃的脆音，在晨风里织成温柔的韵律。

有时我会盯着骡子油亮的尾巴发呆，看它左右甩动赶走蚊蝇；有时又伸手去摘路边低垂的野蔷薇，花瓣落在发间，沾了一身草木香。姥爷从不催促我，只是时不时回头，把

滑落的薄毯轻轻盖在我身上，浑浊的眼睛里盛满笑意：“眯一觉吧，到地方姥爷喊你。”

农忙时节，骡子车成了村里最忙碌的“明星”。天不亮就穿梭在玉米地间，风裹着玉米叶的清甜，还有骡子身上的温热气息，装满一车又一车饱满的玉米棒。我依然爱躺在车厢里，看姥爷和乡亲们踏着阡陌玉米，秸秆断裂的“咔嚓”声与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交织。姥爷布满老茧的手摘下玉米，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闪烁，而我在摇晃的车厢里，数着掠过玉米梢的麻雀，等风送来远处野菊的芬芳。

姥爷走后，那辆骡子车孤零零地停在院子角落。失去保养的车辕裂痕越来越深，铜铃铛不再作响。后来村里通了水泥路，拖拉机、三轮车取代了古老的骡车，它最终被拆成木柴，化成灶膛里的一缕青烟。

如今故地重游，曾经的院子早已拆迁。我闭上眼，仿佛还能看见骡子扬起鬃毛，车板上躺着小小的我，看流云在蓝天上写诗。推土机碾过的不仅是土坯墙和石板路，更是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岁月带走了旧物，也带走了承载回忆的院落，却带不走刻在心底的温度。那辆吱呀作响的骡子车，永远停在记忆的渡口，载着祖孙间最绵长的牵挂，在时光长河里静静流淌。

